

# 人生要善于做“减法”

——柳宗元《螾蝓传》的另一种解读

蔡华先

寓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,在先秦时期,就已得到广泛运用。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,继承先秦手法,运用寓言这一形式,针对现实,通过生动的描述,创作了一批充满批判精神的小品文。柳宗元的这些寓言,擅长攫取事物的某一特殊属性,发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、人与物的共同点,从中透视出现实的痼疾,揭示了深刻的道理,以此来揭露和鞭挞社会上的丑恶现象,《螾蝓传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螾蝓(fù bǎn)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,是由作者幻想出来的一种小动物。在柳宗元的笔下,它有两个特点:善负物,喜爬高。柳宗元这样描写它:螾蝓者,善负小虫也。行遇物,辄持取,印其首负之。背愈重,虽困剧不止也。其背甚涩,物积因不散,卒蹶仆不能起。人或怜之,为去其负,苟能行,又持取如故。又好上高,极其力不已,至坠地死。

对于螾蝓这一形象,章士钊在《柳文指要》中直接指出,文中螾蝓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,此人无比贪婪,其结局与螾蝓一样,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,而人们更普遍的看法是,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,不是针对某个人,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。“今世之嗜取者,遇货不避,以厚其室,不知为己累也,唯恐其不积。及其怠而蹶也,黜弃之,迁徙之,亦以病矣。苟能起,又不艾。日思高其位,大其禄。”这些“贪取滋甚”者,在柳宗元看

来,“其名,人也,而智则小虫也。亦足哀夫!”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已“近于危坠”,并且“观前之死亡,不知戒”。

柳宗元分别以螾蝓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,两部分相互对应,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。虽然篇幅短小,却像一面明镜,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。通过描写螾蝓贪得无厌、最终因此丧身这一性格,表达了作者对于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,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。

寓言常读常新。其实,柳宗元的这篇寓言,在今天看来,对于我们每一个人,仍然有着某种警醒的意义,依然有着更大的思考空间。这篇寓言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:它告诫我们,人生不要有太多的欲望,要知足常乐、适可而止,换句话说来说,人生要善于做“减法”。

我曾经读过美国作者里奥·巴伯塔的书《少的力量》,更使我对人生的认识有了一种新的感觉——人生不仅需要做“加法”,更应该善于做“减法”。因为善于通过做“减法”,在几年的时间里,能够摆脱各种束缚,只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,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。

从作者的经历中,我们不难看出,善于做人生“减法”的人,并不是一味地为了逃避,为了避免责任,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人生的“加法”。不会做人生“减法”的人,也就不会做人生的“加法”。

其实,人生是需要“加法”的。人来到这个世界,总是应该不断地充实

自己、不断地提高自己;人生在世,总是应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,这样才不会虚度我们的人生。但是人生应该完成的这些“加法”,很多时候却总是难以顺利完成,深究其原因,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背负了太多不应该背负的东西,挡住了我们前行的步伐。

著名作家冰心说:“如果你简单,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简单。”世界变得复杂起来,不是别的,就是人为制造使然。人们被物质所累,被金钱所累,被名誉所累,人们在追求、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又被其所累。这并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,只能增添无穷的烦恼和痛苦。向往简单、追求简单,人们就会感到海阔天高、地广路宽,就会生活得充实、潇洒、飘逸、欢乐。

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好人生的“减法”呢?有人说:“人活一辈子,就是转一个圈,最后又回到原点。”既然如此,我们为何不轻松一点呢,为何不学会以“少”胜“多”呢,以“减”促“加”呢?学会放弃一些东西吧,放弃以后会有更多的美丽;做好人生的“减法”,也许会得到用加法得不到的成功。



## 情真意切写人间真情

吴梓高

近期阅读《烟台晚报》,感觉副刊的多篇散文有一个共同特点:情真意切写人间真情,用感人的细节、诗意的语言抒写了作者对亲人的感恩之心、赞美之情。

丁志喜在散文《吃月饼的记忆》中说: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月饼对许多家庭是难得的奢侈品。小时候,从未奢念过有一天能吃到一整个月饼。现在吃月饼已成为一种仪式,但每到八月十五月亮升起时,总会怀念那些曾经经历的点点滴滴。”高绪丽在《饼儿圆如月》中心酸地诉说:“往年在我们家,母亲习惯把一个月饼横竖各切一刀,每人分得四分之一之月饼。那时我幻想着,如果能分到一整个月饼该多好啊!”刘甲凡在《难忘那碗月饼渣》中舒心地说:“如今每年中秋节过去好长时间,家里还有好多月饼。没办法,老伴就把月饼揉碎了,掺着面粉蒸馒头、烙火烧,按人头分给儿子和闺女家才算完事。”通过吃月饼的今昔对比,描述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,感恩之情跃然纸上。

臧栋的散文《故乡的铁路,远行的我》,讲述了他的故乡日照五莲县一个村庄,20年前没有通铁路,“乡亲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孩子们则在牛羊鸡狗的叫声中,吃着煎饼和大饼慢慢地长大”,并目睹了第一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和通车后坐火车的所见所闻所思,

讴歌了改革开放后家乡的新气象,最后深情地回忆了自己长大后到烟台上大学,父亲每次无论白天黑夜、无论风里雨里起早贪黑开着拖拉机送站的难忘情景。文章真诚地表现了作者对家乡、对父母永不相忘的养育之恩,读罢仿佛又重温了朱自清的散文《背影》,令人不禁热泪盈眶。

盖少艳的散文《姐妹回家过中秋》,同样表达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往情深。散文开篇写道:“我和大姐参加工作后,不管身在何处,中秋节一定要赶回老家陪父母和小妹过节。一进村里的胡同,就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站在另一头四处张望,风吹乱了她的头发,那不是母亲吗?我激动地大喊:‘妈!我们回来啦!’母亲也很高兴,‘大艳、小艳,就等你们回来啊!赶快进屋歇歇,你爸在烧火做饭呢。’我和大姐把工资交给母亲,母亲问:‘你俩把生活费留出来了吗?’我笑着说:‘早留了,放心吧。’母亲把钱放好,拿出月饼。圆形的月饼裹着棕色的外衣,中间刻着‘花好月圆’……我们抢着夹肉给父母,母亲乐呵呵地推让着,父亲则喝着酒,眼圈红了。父亲有些感伤,爷爷奶奶健在时,每年的中秋节,母亲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,吃月饼赏月。”通过描写家里的日常生活见闻,生动地展现了儿女对父母,父母对长辈的孝顺,其乐融融的一幕非常感人。

潘雪松的散文《父亲的高汤》,写得细腻、真切,感人至深。作者回忆父亲在生活拮据的年代,宁肯自己喝“高汤”——涮锅水,也要把油水厚点的熬菜留给孩子吃的故事,把父爱子的舐犊之情,写得生动传神:“每次家里用大锅熬菜的时候,父亲都会有一碗特制的‘高汤’。终于在一次熬菜时,我没有急着吃,两眼偷偷观察着父亲,只见他让母亲把一大盆熬好的菜端到桌子上,嘱咐我们快吃,自己却用水瓢舀了一些水,顺着锅沿转一圈均匀地滑下去,然后用菜勺盛进碗里。还没等父亲转过身,我便一下扑了过去,紧紧地拽住父亲的手臂,‘高汤’洒了一锅台。这不就涮锅水吗?我哭得泣不成声……”父亲的这碗高汤,折射出了那代人吃苦耐劳、勤俭节约、任劳任怨却不向命运低头的优秀品质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作者和女儿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,不只是在饭桌上要光盘,穿的用的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,都会时时注意量力而行,决不过度消费。

散文,在文学体裁中被称为美文,是因为散文创作要如法国布封所言“文如其人”。清代刘熙载所论“诗品出自人品”,我手写我心,才能情真意切,生动感人。上述几篇书写日常生活的散文,不亚于优秀小小说,动人的故事情节和感人的艺术魅力,为读者提供了优质的精神食粮。

### 新书架



《雪春秋》

作者:郑在欢

出版单位:上海文艺出版社

青年作家郑在欢首部长篇小说,书写大雪、春蓝、秋荣三个女性三十年的成长之路,关于她们如何受困于童年、家庭的伤痛,挣扎着逃离家乡与既定的命运、在异乡艰难求生的故事。还原她们工作、生活的现场,让城市中的打工者成为故事的主角,书写“第二代”打工人的精神隐痛。她们叛逆、逃离和抗争,无非是想成为一个人,一个真正的自己。



《除非我们亲历》

作者:陈丹青

出版单位:九州出版社

收录过去十年间陈丹青为亡故师友写的十篇纪念文章。他说,他的写作都是受人所托,这十篇却是闻知噩耗,便坐下来写。当感慨前辈身世与受难时,他说,要懂得过去的记忆,除非我们亲历。

### 《唯有星空不可或缺》出版

曲树强

日前,边缘文学社编辑的文集《唯有星空不可或缺》由中国文化出版集团出版发行,这是该文学社编辑出版的第四本文集。

边缘文学社成立于2019年冬,成员200多人,从龙口本埠到全国各地都有,乃至海外的文学爱好者也有人加入其中。近四年来,文学社依托微信公众号“风起边缘”,先后发表会员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800多篇,500多万字。每年年底编选出版一册《边缘文集》,精选会员当年发表在公众号上的文章,由文学社编委会自筹资金出版,不向会员收取任何费用,凡入选作品的会员均获赠一册样书。

“边缘杂谈”栏目是《风起边缘》公众号的重点栏目,以发表会员创作的各类评论、时评文章和赏读作品、影视时评为主,内容无所不包、无所不谈。值“边缘杂谈”出刊50期之际,将所发文章辑录成书,分为《有所感》《有所思》《有所悟》《有所忆》及《艺术家》五个篇章,主要收录读书札记类、文学思考类、思想杂谈类、历史回忆类和艺术家介绍类文章50余篇。

文集取名《唯有星空不可或缺》,一方面源自文集中的一篇文章题目,即作者张丽娟的《唯有星空不可或缺——刘年诗集〈世间所有的秘密〉读后》,更重要的是,“星空”,寓意边缘文学社的文学理想——时刻仰望文学的星空,追求心中的文学梦想。